



边看边聊

范泉先生于上世纪40年代主编的大型文艺刊物《文艺春秋》，最近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出版，洋洋十二大卷，约六百万字，蔚为壮观。与此同时，范泉子女又将全套民国版《文艺春秋》捐献给上海出版博物馆，有关方面还举行了隆重的捐赠仪式。这是中国出版界的一桩盛事、喜事。作为读者，我们由衷感谢范泉子女的崇高义举。

范泉，本名徐炜，上海金山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编辑家。从30年代开始用“范泉”笔名写作，先后主编过《文艺春秋》等杂志、丛书，先后担任过《文汇报》等报刊的副刊主编，在长期的编辑生涯中，和茅盾、郭沫若、叶圣陶、郑振铎、巴金、周而复、臧克家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在晚年，他还为近代文学事业做了一件大事：历经八年，主编出版了一套十二集三十卷，计两千多万字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在1997年第三届国家图书奖评选中，获得国家图书最高奖“荣誉奖”。他本人也两次被评为上海出版界的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共产党员。著名作家叶永烈还专门写了一篇《可敬的“文化老人”范泉》的纪实作品。

《文艺春秋》的影印出版，使我想起了往事。23年前，范泉先生因患胃癌处于弥留之际。其子、我的好友徐海安兄来到报社交给我一篇文章《一生痴迷文学的父亲》，希望能发表，并期望在父亲临终前能让他看到。这是一篇情真意切的好文章，在编辑部同仁的协助下，很快在《笔会》副刊上发表了。海安兄拿着当天的报纸在病榻前念给父亲听，“我的好孩子！”老父挣扎着病体，紧紧抱住儿子，一对二十多年不通音讯、不曾谋面的父子相拥而泣，此情此景，令人感动！

海安兄告诉我，在20世纪那个特殊的年代，其父一度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子女也受到了牵连，年轻的海安兄迁怒于父亲，一气之下，远走异国他乡经商，数十年来，父子断绝往来，如同陌生人。改革开放了，父亲落实了政策，又重新回到了他一生挚爱的文学岗位。海安兄看到这一切，长年的宿怨顿时冰释，也由此萌生了重新回到父亲身边的强烈愿望。于是，他和太太卖掉了在美国经营多年的饭店，落叶归根，回到了生他养他的故土上海，并以一篇《一生痴迷文学的父亲》的崇高评价，作为见面礼，于是，就有了在老父弥留的病榻前，相拥而泣的动人一幕！

老父临终前一再告诫儿子，不要忘记他的祖国，不要丢掉年轻时热爱过的文学艺术。海安兄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喜写作、演唱，他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在父亲的鼓励下，他又重新拾起了笔，连续写出了数十篇散文：《尼克松总统来我店做客》《久违了，话剧舞台》等，发表在《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上，重新登上舞台，在话剧《牛虻》中客串角色。海安兄的太太也是一名文艺爱好者，弹得一手好钢琴，他们“夫唱妇随”，配合默契，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上海电视台还拍摄过他俩幸福晚年的专题片呢。

《文艺春秋》的影印出版，并全套原件捐赠给国家，了却了海安兄的一桩心愿；老父亲范泉先生若仙府有知，也一定会含笑九泉！

我在历年参加团队游期间往往往会享用一个富有创意、妙趣横生的团名。这些类似部队番号、代号或称号的团名与景区美景一样令人难忘。

记得有一次，我们一家飞抵长水机场，肇启了云南之旅。翌晨，我们团坐上了从昆明开往丽江的旅游大巴。大巴开车之时，吴导游说：“这辆车的车牌号是云A·L2939，我看咱们这个团就叫2939团吧，免得大家上错车，跟错团，走错路。记住，是‘二勇三勇团’。”晚霞映岫之际，车抵丽江。前来接团的当地纳西族导游建议临时启用新团号“长江一号”，但同时保留原团号供返程使用，以示对吴导游的尊重。很多团友觉得，一团二号各有千秋。新番号中的“长江”看来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因为作为长江上游的金沙江恰好流经丽江大地，而丽江古时即指金沙江。少则数千人、多则五六万人的军团番号编制，想象力丰富的导游会借此为旅游团冠名。我们长江一号团那天正徜徉于丽江蓝月谷景区，只听一名女导游在熙来攘往的游客中冲着二三十名团友挥旗高喊：

“85军团，请跟上，别掉队。”军团？有意思！不知情的人乍一听还以为是哪支部队在急行军呢。我们和邻居两家人四年前欣赴湖南张家界旅游，有一段行程恍若“太空之旅”。那天，我们挥别金鞭溪后即从龙凤庵搭乘环保车赶往杨家界景区，快到中途站森林公园（即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时，车上另一团队的女导游突然下达了语惊四座的指令：“‘神舟一号’的队员们，请准备‘出舱’。”我们团根据地对敌斗争的新四军上海兵站。我的诸多亲朋好友亦有类似经历。所在的小区某年组织居民们赴苏州拙政园、狮子林等名园览胜。旅行团中很多“老克勒”有着浓厚的石库门情结，带队导游就赐其名曰石库门团。翌年，某个大学毕业与闺蜜们在沪联袂报团加盟黄山之旅，其导游见队员们年纪轻、颜值高、气质佳，故称其为花样年华团。有些旅游达人在奔赴旅游目的地之前，不想劳烦导游取名，就提前自拟团名。己亥年金秋时节，我的同窗闺蜜丽借其先生刘川报名参加了一个主要由新婚伉俪组成的旅行团，直飞三亚开启蜜月旅行，团友们在飞行途中逸兴遄飞并结合自身的身份特点自创了甜甜蜜蜜团这一团名。此外，曾从申城陆续发团的由导游命名的集结号团、亲亲宝贝团以及由团友取名的金凤凰团、花仙子团、夕阳红团、老男孩团、邻里一家亲团也都因独树一帜的团名而觉得愉快的旅游多了一抹斑斓的色彩。

在上海习惯了各行各

探亲归家，大哥的院里添了一株小小的梨树，一袭缟素如雪。三哥的院里搭起遮阳棚，棚里沿墙根养着多盆花木，也有一派春天的欣欣向荣。二哥住城里，家里的院子终是寂寞了。与乡亲闲坐，多在羡慕城里的高楼，而我这个城里人，却在暗暗地羡慕这农家的院子。

前几年，应作家司马路之邀，前往奉贤金汇。去时晦暝变幻，归时细雨如丝，给那一日的走马观花平添许多情趣。记得所见小桥流水，竹树田园，还有院落人家，景美人，心生羡慕。羡慕的主题是：如果有个院子？

离开老家一晃多年，随着年岁渐长，对院子的渴望竟也在慢慢滋长，终于挥之不去，如凤凰，也如郑板桥。做过老家淮阳县令的郑板桥有云：吾毕生之愿，欲筑一土墙院子，门内多栽竹树花草，清晨日尚未出，望东海一片红霞，

德国人有一件最重要的随身物品，这件物品无关智能手机或者手表之类的高科技，无关身份证驾照之类的证件，也无关婚戒或者护身符之类的心灵需求。在我来到德国留学之后，出于无奈，我也不得不全天候随身携带。这究竟是什么？且听我慢慢道来。

最近我与一位专家讨论几篇圆桌对话的含义，由于我的博士论文中有一部分的东西方文化比较涉及了这方面的内容。时间远远不够，我们没能讨论出一个所以然，所以我请求这位专家大叔再跟我约两三次会面。大叔同意了。然后就出现了一个德国的经典场景，我赶紧打开双肩背包，掏出我珍贵的2023年日历记事本，刷刷翻找后面几周记录的日程，大叔也赶紧从大衣的口袋里掏出属于他的2023年日历记事本，浏览他下几周的日程。他是个善解人意的好人，非常理解我希望早

些继续讨论的心情，于是他凝视着几乎被不同颜色的笔填满的日历记事本，问我，四周后的周五可以吗？看到我可怜巴巴的小眼神，他叹了口气，往前翻了两周，又问我，那么两周后的周三可以吗？我立刻也翻到那一周的记录，赶紧报告，我清晨有法语课，中午有个研讨会，下午恰好空着，您几点允许我上门？大叔说，很好很好，但是我下午三点可能要去主持一个葬礼，傍晚七点我可以见你，不过也有可能那个葬礼还不会举行，还需要等些年，那么我就可以三点跟你见面。

我顿时发现了这句话的蹊跷所在，如果说他约了两周后的周三要去主持一个葬礼，那么就是人已经不在在了，但是他又说也许那个葬礼还需要等些年，那么就是人还在人间，这难道是一只薛定谔的猫吗？我满心惊奇地问他，到底是谁跟您约了那个葬礼呀？大叔说，当然是被

体的大型度假别墅区，在陕西的蓝田县。在这个超大的院落里，在融入山水自然的静谧里，王维完成了一流的画作《辋川图》，写下了一流的诗作《辋川集》。辋川别业原是诗人宋之问的产业，王维买下后并在晚年将它捐赠，成为庙产。是辋川成就诗佛，还是诗佛成就辋川，谁知道呢？

院子，承载着东方美学的精神内核。即使不谙美学的农家，一树一花，点缀而出的是基因里的燕居雅意与人间清欢。清人张潮在《幽梦影》中记述院落的设计美学：艺花可以邀蝶，垒石可以邀云，栽松可以邀风，贮水可以邀雨，筑台可以邀月，种蕉可以邀雨，植柳可以邀蝉。当然，如张潮这般，一方院子足以邀得人间万般美好了！

当然，这是许多人的梦想，或者更像是一处遗憾。王维的《辋川集》中有20首诗，描写19处景致，唯有一首“南垞”描写的一处未曾到达的地方。“轻舟南垞去，北垞淼难即。隔浦望人家，遥遥不相识。”这是一次出发但不曾抵达的行程，诗人没有解释原因，隐于诗中是诗人对自身欲望的察觉以及对人生某些遗憾的接纳。

说到底，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城市则是社会经济的产物。高楼大厦，车水马龙，谋生的城市终是繁忙甚至喧嚣的，但如果拥有一个院子，就能在喧嚣的对岸，看碧树闲花，听风声鸟语。当然，如果没有院子，阳台的一盆花树，案上的一叶兰草，也会让平凡、平淡甚至平庸的生活灵动起来。毕竟，对待生活，我们有做加法的自由。

嘉定（局部）汪家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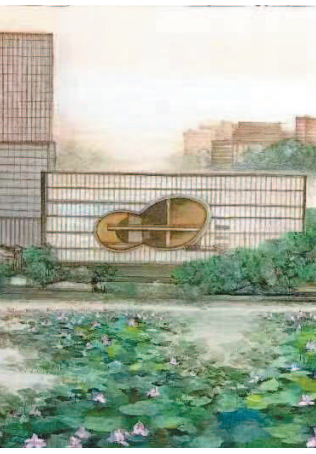
夏天是莲花盛开的季节。每年的这个时候，我是一定要到我所居住城市公园的池塘边去看莲花的。我要去看莲花，还因为莲花，像凌动的仙子一样，常年开在我的心间，让我念念不忘，心生莲香。

想到莲花，自然想到绿水清扬，想到高贵圣洁，自然想到那些写莲花的文人墨客。其中，我最容易想到的，莫过于周敦颐《爱莲说》中“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两句话成了古今人们品行圣洁的象征。同样写莲花的还有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想必西湖的美景，也是离不开莲花的。其实，我心里暗暗喜欢的还是《采莲赋》里的诗句：“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不知我为什么对《采莲赋》独爱一些，或许是因为莲子清如水，或许是因为那个不知名的采莲人，让我沉浸在联想里，那是一幅多么美的画景。

业高效率的我，到了德国，我觉得自己简直是被重新编程了。在德国基本就没有这样的场景，清早醒来，想一想今天想要办什么事，然后出门去办事。在德国是这样的场景，清早醒来，第一时间打开2023年日历记事本，按照严格预约的时间表去办事，这些预约有的来自几周前，有的来自几个月前，有的甚至来自几年前。这种日历记事本人手一册，每年换新，记事本内页是每天按小时划分的记事空格。德国人每天除了完成预约的事情之外，另一件大事就是打电话或者前往实地预约接下来想要办的事情。我本人就是经常前往实地预约的，德国办公电话线路因为预约电话过多“特殊服务”当作他们的核心竞争力用大字字体写在橱窗上：小店特别推出无预约理发，仅限周二全天周五上午，赶紧看过来，无预约噢！

如果有个院子

鲁北明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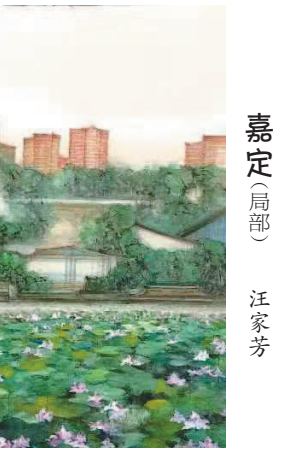
爱莲说

鲍海英

七夕会

夜光杯

嘉定（局部）汪家芳



业高效率的我，到了德国，我觉得自己简直是被重新编程了。在德国基本就没有这样的场景，清早醒来，想一想今天想要办什么事，然后出门去办事。在德国是这样的场景，清早醒来，第一时间打开2023年日历记事本，按照严格预约的时间表去办事，这些预约有的来自几周前，有的来自几个月前，有的甚至来自几年前。这种日历记事本人手一册，每年换新，记事本内页是每天按小时划分的记事空格。德国人每天除了完成预约的事情之外，另一件大事就是打电话或者前往实地预约接下来想要办的事情。我本人就是经常前往实地预约的，德国办公电话线路因为预约电话过多“特殊服务”当作他们的核心竞争力用大字字体写在橱窗上：小店特别推出无预约理发，仅限周二全天周五上午，赶紧看过来，无预约噢！

七夕会

夜光杯

夜光杯